



这里是泽拉夫尚河与锡尔河的分水岭，也是粟特时代康国与曹国的分界线，河道渐渐升高时，峡谷越来越窄，古时是绝佳的天然关隘。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帖木儿门。最狭窄的地方，崖壁上有密密麻麻的题字，有铭刻，有墨书，多种文字，多种语言，多个历史时期，重重叠叠。



此行的目的地是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汗河州，正是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北部，而巴克特里亚可说是古代印度世界与粟特世界的分隔地带、缓冲地带和过渡地带。巴克特里亚由南北两大区域组成，分界线是自东西流、横贯其中的阿姆河。

← (上接4版)

底亚那 (Sogdiana) 的分界。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汗河州 (Surkhan Darya Viloyati)，正是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北部，而巴克特里亚可说是古代印度世界与粟特世界的分隔地带、缓冲地带和过渡地带。巴克特里亚由南北两大区域组成，分界线是自东西流、横贯其中的阿姆河。

这一天，我们从撒马尔罕南行，在帖木儿大帝的故乡青城 (Shahrisabz) 稍稍停顿，参观了白宫 (Aksaray) 等名胜，午饭后上车，告别遍地罗勒香草的古城，向东南转入异常干燥的希萨尔山脉。中国造的大巴车翻过一座高山之后，在浮尘如雪的山腰和几乎没有水的河谷走了两个多小时，便从卡什卡河州 (Kashka Darya Viloyati) 进入苏尔汗河州的州界。我知道铁门关已越来越近了。

## 2 错失铁门关

最早描述铁门关的是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贞观二年(628)夏玄奘自飒秣建(后译撒马尔罕，即康国)南行到羯霜那国(即史国，后改名青城)：“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，山路崎岖，谿径危险，既绝人里，又少水草，东南行三百余里，入铁门。”这一段文字，前面说的二百余里是从康国到史国(西南行)，后面说的三百余里是从史国到铁门(东南行)。

对铁门关本身，玄奘有一段人们常常征引的描述：“铁门者，左右带山，山极峭峻，虽有狭径，加之险阻，两傍石壁，其色如铁。既设门扉，又以铁锢，多有铁铃，悬诸户扇，因其险固，遂以为名。”可见作为天险要冲的铁门关，设有关卡，屯驻守军。6世纪后期，铁门关曾是西突厥汗国与嚧哒帝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，为边防重地，所谓“既设门扉，又以铁锢”，大概指木门包了铁皮，足以抵挡进攻。悬挂在大门上的铁铃，不知道仅仅是一种装饰，还是有实际的报警功能(设想关城日常大门紧闭，来往者须敲响门铃呼唤守兵开门)。玄奘经过时，西突厥已扩张至阿姆河，铁门关南北都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，玄奘应该感受不到剑拔弩张的气氛。

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记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，万里西行，赶到中亚，于1222年春夏之交从撒马尔罕向南，先到渴石城(Kesh，即历史上的史国，后来的青城 Shahrisabz)，从那里过铁门关，往兴都库什山去追赶成吉思汗：“东南度山，山势高大，乱石纵横。众军挽车，两日方至前山。”这个前山，是指希萨尔山的南面，应该就是铁门所在。此前丘处机在撒马尔罕与蒙古将军阿里鲜谈话，问及南行路程，阿里鲜说“驰三日东南过铁门”。成吉思汗本人北返途中曾在铁门驻营。《元史·耶律楚材传》说“帝至东印度，驻铁门关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在铁门关，一个能说人话的独角兽出现在成吉思汗面前，劝他早日东归，于是成吉思汗下令班师。

但是铁门关的确切位置如今并不明朗，主要原因是苏联时代修建公路时放弃了传统商道，不再走铁门关了。几年前我在伊斯坦布尔与几位欧美及土耳其学者聊天，说到铁门关，他们都具体位置有问题，有一位还抱怨乌兹别克同行给他带错了地方。正是因此，必须到现场看看才行。这次跟随李肖的考古小组来，陪同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著名考古学家，我感觉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所以早早就跟法浩特请求在铁门小停。

车入苏尔汗河州境，我一直紧张地盯着道路左侧，因为来之前看的各类资料，给我的印象是铁门关应该在现代公路的左侧偏东北。法浩特注意到了，再次从大巴最后一排走到前边来，对我说，不在左侧，在右侧，在公路的西南侧。“快到了，”他指着右侧的汽车玻璃窗，“快到了，就在这个小山的那一边。”

可是窗外只看得见一堵褐色的岩石，我们正走在现代钢铁机械劈开的石槽路段。天色已晚，山谷里早没有了阳光。十来分钟后，汽车终于驶入开阔地，山下远处停着一长串汽车，原来是一处检查站。古老的传统依然活着，今日铁门依旧是盘查来往人员车辆的关卡。

进检查站之前，我们靠路边停车。跳下车，顺着法浩特的手指看去，不禁暗叫不好。他指着的地方，在对面山脚的黑色崖壁之下，和我们之间还隔着两道小山，直线距离也许不足1公里，实际走起来可就远了。为抢在天黑之前看到铁门关，我跑步下到沟底，再爬上对面小山。往前一看，唉，还有很远呀，一座高高的沙石山梁横在面前，也许山梁那边才是峡谷。正犹豫间，大家纷纷跟上来，呼

哧呼哧大口喘气。法浩特说，一去一回至少还需要一个多小时，可是半小时内就会天黑。铁门关近在咫尺，又远在天边。我们只好放弃，返回时有人滑倒受伤，可见天黑后走这种沙石山道会更加危险。

失败感、挫折感，是田野考察最经常的心理体验。法浩特读出了我们脸上的失望和遗憾，安慰说，等一会儿过下边那座桥的时候，也许从桥上可以看到铁门峡谷。然而，在桥上我们眼睛睁得再大也还是看不见，只有模糊的暗红色山崖。我问法浩特，铁门关做了正式的考古探查没有？他说没有。我问，是不是有建筑遗迹？他回答，听说有人发现了建筑遗迹，还见到铁器残件。从地图上看，法浩特所指的铁门关所在，大致上是狮河源头之一，是这个山间谷地的一个局部分水岭。从此向东南沿狮河河谷一路下山，就进入巨大的苏尔汗河绿洲了。

不情不愿地告别铁门关，很快天黑下来，不久我就看到东边那半团昏黄色月光。月出东山，东山是看不见的帕米尔。汽车颠簸中，盯着那抹时时被近处山崖遮蔽的月光，我还惦记着铁门关。难以相信，文献中无比抢眼的铁门关，就在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地方，没有参天危崖，没有重楼巨险，没有列营屯守。一直到月亮升起来，我还在深深的疑惑中。从行前临时抱佛脚所读的有关资料中，我的印象是铁门紧贴在 Derbent 村旁边，而 Derbent 这个村名才是铁门最重要的证据。

直到准备写这篇游记时，我读到侯杨方教授的微信公众号文章《首次发现并精确定位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——铁门》，才知道就在我们之后一个多月，侯杨方教授率领“丝路复原”课题组前往乌兹别克斯坦，使用航拍等手段，宣布第一次精确定位了玄奘的铁门，并给出了经纬度坐标数据。他说的铁门，与法浩特所指的方位完全一致，看来是研究者，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的共同主张。侯杨方教授的文章有多幅照片，展示铁门所在峡谷相当壮观，文章说该峡谷深达数十米，最窄处不足十米，都是青黑色岩石。而且“山峡的出入口十分隐蔽，与四周荒芜的群山融为一体”，故不易寻觅。文章还说：“在通道南侧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，考察组采访了一位年逾九十的乌兹别克老人，他讲年少时还曾见到驮运物资的商队由此穿越峡谷。”

(下转6版) ➔